

雨天，
我们去纪念馆

可仔

2023

献给一一

“要找到那句话，我不必看得很远。它瞬间就出现了。在所有的暴力中，它就像一颗宝石那般耀眼，无可辩驳。”

Annie Ernaux

我理想的世界就像一个虎皮蛋糕卷一样，一个朋友受到伤害的时候，另一些朋友可以去接住这些不幸，把痛苦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这样来自外界的伤害想要去刺穿我们的时候，至少可以尽力去保住那个脆弱的核不受损伤。

可仔

辑一：雨天，我们去纪念馆

雨天，我们去纪念馆

植物小史

海上的歌利亚

窗边小舞曲

Bella Ciao

MaMa, I did nothing wrong

游牧小调

所有的名字

辑二：虎皮蛋糕卷，或童年的房间

旷野滑冰场

脏衣服

泥塑的身体

绿精灵

摩尔庄园，快乐童年

造房子

录音机

给爷爷

日子（给奶奶）

热浪的元音

重负

辑三：成为容器

文本的回音:评可仔的诗（作者：多好）

三代女性的离散与游牧

成为容器：读《受压迫者教育学》

辑一：雨天，我们去纪念馆

雨天，我们去纪念馆

去纪念馆的路上，
你光脚踩亮水池为我们开路
远方的伙伴醒了，循着雨的轨迹飞到你身后
我们牵引着雨之链
让坠落的雨包裹所有人的脚踝
（一双脚也不能舍弃）
雨仍不费力地下，雨声中我们激越着浪花，反复溺水

我的耳朵卷起裤腿，
倾听水花与心之间交错的变奏：
我们踩水，水也跳上来踩我们
在彼此的身体里温和地游泳，
任凭细密的支流汇聚，不断刮擦我们的身体。
是水，是它的透明让我们抱在一起
是它浑浊，有点苦涩让我们身上遍布沟壑
是它的清澈令我们不断踩水，
踩破一切与古老的水无关的负累。
我说：我的心将忘记思想，挣脱道德律
告别最初孕育我智慧的母体——

我只是跑着，反复奔跑以至无穷¹。

不必说“需要”，去看看雨帘，抱紧彼此的手臂

不必说“恨”，愤怒滑到嘴尖顷刻被雨淋湿

不必提起人，和你们在一起，就是和更大的雨在一起

奔跑中，我们忘记今天是纪念馆关门的日子：

它门窗紧锁，内里空无，像神为审判而张开的黑洞

我们不识纪念馆的雕像，一开始也不知为何赶来

我们浪费了鲜花和蜡烛燃烧的时辰

浪费了从泥水中挣脱的气力，浪费了我们自身...

“被纪念的事物终于都消失，”——

我们松了口气，

干脆去纪念无数颗荡涤在水中的爱之心，

永恒地撞击着彼此——

所有的头发、睫毛都被雨打湿，

你的一整个衣袖也不是干的，

我是从那时起感到你的可贵。

2021.11.

1.马雁：“...贝壳将给出回环的路径，一切将再次降临，并反复以至于无穷”

劳动三部曲

植物小史

为翟春风，一名园林女工

我们在冬天的森林中劳动，
脸上刻满死去树木的阴影。
在园林和街道闯入的年代之前
这里曾生长了真正的植物。

请将树叶编织成的项圈扔进火堆
（回环的信物已经过时）
在冬天的森林，我们的臂膀
将要承受世上所有粗树干的重量。
我们的肩会紧挨在一起，像一张阔大的叶片
我们会一路唱着树灵之歌，
如同行刑的队伍一样来到木材厂

现在，我们身上的木头正被送往世界的刀尖：
一群年轻的树干正被切割机的闪电劈开
无数纷飞的木屑包裹了沉默的皮肤。

我们会戴上枯木的面具，
里面是一颗被染成赤褐色的心
和一双永远也洗不干净的手。

树洞中的猛兽还在不断逃亡，从我们的肚脐窜出
树干的接缝处，黑色的汁液汨汨地流...
我们被迫将旧木头不断拼凑出新的树木
我们被迫在树木面前砍伐自身
我们被迫用最后的树干
擎起高楼旁修剪最整齐的那棵树。
直到最后，住在这栋楼里的人嘴里长出树枝，
变成一棵棵行走的新树木
到那时，世界便会重回森林时代。

对于被森林世代遗弃的植物来说，
地面并非永恒的居所。
在泥地深处，残存的根系撬动着地底的矿脉
这些根系撑开了街道和楼房的地砖，
在裂缝的泪水中闪烁。
那些黑色的汁液，和一切看似肮脏的事物
正游过无数树木的手掌
就要翻涌到森林之外的水边。

在园林和街道闯入的年代之前，
这里曾生长了真正的植物。

2022.9.10

海上的歌利亚¹

为海南的朋友，和南方的海

歌利亚，海上起重机，一头温顺的巨兽
匍匐在生了锈的巨轮上；
金色的、悬挂着钢筋吊臂的歌利亚
一边打哈欠，一边照亮海水。

如果巨轮驶进海中央，
歌利亚的臂膀会衔来我们湿漉漉的工作服，
和因常年远眺变得目盲的眼睛。
栖身在歌利亚的金色里的日子
我们白天说没人听懂的话，
夜晚像世上第一个诞生的人类一样爬上吊臂，
等待体内的海盐和命运渗出皮肤。

栖身在歌利亚的金色里的日子
有人假装无事发生，每天把晒焦的大腿翘到天上
有人假装回到睡梦中，把底下的船板当成出生的陆地

1. “歌利亚”一名启发自金爱烂《水中的歌利亚》，巨型龙门吊。

当起重机发动，歌利亚开始摆动它的身体
横向的吊臂和海水一同剧烈震颤，大陆架的地层被剥开，
巨浪冲毁陆地和大洋的界限
我们握紧最后的生锈钢板，
和歌利亚一起旋转成跳动的十字架。
有人在海上坟墓中辨认出溺亡者
溺亡者的声音和歌利亚一同旋转
这声音从歌利亚的头顶掉落——
“跳下去，别怕海水！”

栖身在歌利亚的金色里的日子
我们会想起失踪的溺水者，他们的遗产
是否被传教士和商人卷走，
或是和海底的礁石融为一体。
我们偶尔也会聊到已消失的陆地上，
关于希望和公义的问题。
更多时候，我们全身披上鲨鱼皮，潜入最冰凉的海域
当鲨鱼窜进人的骨头，
我们的肢体将变成比船只更沉甸甸的遗迹
我们将抛下船只，
在水里倾听歌利亚的震动，和它的余音——
投身进水的分娩的事物，

会在阵痛的波浪中再次回升。

黑暗中，溺亡者在海底唱：

“跳下来，别怕海水！”

栖身在歌利亚的金色里的日子

我们将声音和海水留在世上¹

2022.8.10

1 樱井大造《七日而浑沌死》台词：“...因为悔恨，就把声音留在这个世上...”

窗边小舞曲

拧干昨夜厨房的眼泪，
等星光消散我们就上路¹。
套上工作服，系上金色围裙
今天 你的手臂将要伸向哪扇窗户？

一扇窗户里，我看见你把蔬菜的叶尖洗净
你说：“一百种蔬菜就是一百种生命。”
我们的头顶依次长出叶片，双脚贴近泥地，
通过种子传递彼此的姓名。
而当蔬果飞进高楼的餐桌，
绿色将侵蚀我们的眼睛。
我们将蹲在餐桌下面，吞咽腐败的根茎
嚼碎桌上人吃剩的誓言，脏话
他们吃不下的，我们要统统塞进嘴里

有人还未起床，
另一扇窗里的洗衣舞会已经开幕：
浸透了泡沫的衣服挨个挽起袖口，

¹ Bob Dylan: "只等乌云消散我一早就要上路"

在木板上刮擦，相互打磨，
共同冲刷出一条光洁的道路。
现在，涡轮接纳了我们，我们欢快地涌入洗衣机，
涌进这座城市五光十色的街道。
砰，砰，自动的、高速的轰隆声中，
我们瞬间被搅拌成灰色的肉体
洗衣机在旋转的间隙迸发出喊叫，
舞会上我们唱歌，一首踩着湿润，破碎的舞步的歌。
最后，我们登上天空的晾衣架，
舒展被揉搓得发白的心，
在阳光下蒸发成一片透明的水迹。
在这里，你留下身份证，车票，照片，
每秒的呼吸和一串沉默的风铃。
你的身子站得很高，好像要飞出窗外。

后来，我走到宿舍的窗边：
你被小台灯烧得发烫的日日夜夜。
你翻出枕头下的日记，说要在纸上舞，让墨迹代替自己显影，
在万物背过身去的时候，
将裂缝中的劳动连根拔起。
如果灯光灼伤了别人的睡眠，
就在被子里打手电筒继续——

粮油米饭填不满所有的冰箱，
光和声音却能走进世人的房间。
如果所有光都遁入洞穴，睡梦里你会爬上窗台跳舞
让双脚在大理石瓷砖上蹦跳
风在门窗间来回滚动，
四周的星光正在扩散，窥视你日益沉重的心
明天，你的手臂将要伸向哪扇窗户？

2022.5.9

Bella Ciao¹

在橘红色天空，我舌尖的寓言

从遍布荒野的火焰中逃生

它正在呼吸

正在上升

正召唤被绞杀的意识

当余烬吹散，在躯体内部

仍存留希望的原址。

黑暗时代的生命，我们一起歌唱：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在安宁之中，有流血的舞曲

昭示了女性韵脚的诞生！

无论你的灵魂四散在各地，还是在室内陷入恐惧

请来火焰中跳舞。

黑暗时代的生命，我们一起歌唱：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1 每行填词字数参考 Behin And Samin Bolouri 乐队，由 sementara 翻译版本。

无论我们的灵魂四散在各地，还是在室内陷入恐惧
要么是新的声音，要么是驶向死亡的号令
在安宁之中，有流血的舞曲
昭示了女性韵脚的诞生！

我内部的火焰，以雨水为燃料
暴雨中烧出一条通向新生命的路。
不要害怕阵痛，不要恐惧脆弱
你是我痛苦中唯一的姊妹。

在安宁之中，有流血的舞曲
昭示了女性韵脚的诞生
无论我们的灵魂四散在各地，还是在室内陷入恐惧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在安宁之中，有流血的舞曲
让我们在夜晚醒来
掠走正确的声音，明日的语言
由我们此刻的呼喊来决定

2022.11.1



杂技团里的女人，2020，可仔

MaMa,I did nothing wrong

为获得新名字的朋友们

妈妈，我很普通。我是面包师的女儿

而非科学家的儿子。

我只会写一些没有人会读的诗

像搬运面包的麻布袋一样，

只擅长从里面掏出一些粗制滥造的石子

虽然烤面包很普通，但我喜欢世上一切

包含了朴素的技艺的事情。

烤面包是这样的事情，

编织一首诗也是这样很小又很重的事情。

但是妈妈，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为什么，我因为自己的普通获罪？

我并没有偷走任何人的天气

（在世上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呼吸）

偷吃任何一块并不属于我的面包

（即便是椰蓉和巧克力）

如果必定要有这样的罪名，
只有唯一的一次...妈妈，
那一次我犯了一个很重的错误。
如今，天使已经飞离了我的床边
可这错误的闪电仍旧对准我的眼睛
让我每日每夜都无法合眼。

让我对着雪地里的小鸟和蚂蚁发誓，
这是唯一的一次错误！
在去年冬天快结束的时候，
我将自己手里的晚餐——
今天最后的面包
多分了一半，
给一位脸上总挂着鼻涕的女孩。
我们相互看着对方，像两块多余的石头，
像两个最诚实的小偷
把喂饱了泪水的面包瞬间塞进了嘴里

2023.1.18

游牧小调

给佳怡

试着记下感到快乐的事物
比如红色、绿色的辣椒。
昨天的晚饭穿过喉咙，进入贫乏的心——
又像小蝶在胃里乱舞。

还有红色、绿色的地板。
当身体从漩涡中坠落，
地板是我的摇篮。
它坚固、沉默，同我很亲近。

我也有红色、绿色的颜料：
两对色彩姊妹，
从很远的地底，或者天上降生。
夜晚悄悄把它们缝进我的衣兜里。

神赋予我的色彩不多，只有这两种。
我并不感到可惜。
我在红色的火光中取暖，醒来去

照料绿色的树荫
这已足够。

只是如今
红色、绿色，和它们之间生长着的
——喷涌的蓝，
（连同它背后的无数只手）
竟瞬间混融成
从未见过的色彩
全部奔跑到我的眼前。

2021.9.14

所有的名字

“林美丽——”

美丽擦了擦还在偷吃辣条的嘴，

（这似乎很不美丽）

吐出一个急促的“到！”

回答完，美丽的名字还冒着热气

（后排她暗恋的男生在偷笑）

她咽下回声的轮廓，

将美丽偷偷缝进校服的衣领。

“老师，是否世上所有的美丽一旦成形
就必然收割我们的喉咙？”

“有一种未完成的美丽，游弋在
和我们骨骼粘连的每颗暗扣之间、
在与校服贴身的皮肤和透落的心之间。
她正在不断变换位置，朝向所有风景的腹地；
她紧挨那些笨拙的词，藏在奶奶床头柜底下的词，
在太阳下像脸上绒毛一样忽闪的词——
她等待所有的美丽找到彼此。”

那么，那个叫做

骄傲的男孩呢？

——不，老师，你叫错了它的名字。

如果一种骄傲，声称它从不关心黑云的皱褶

世上就不会有林美丽和她爱吃的辣条。

当你提起骄傲，我们想象更多

骄傲废墟下的幸存者：

它从不站在旗台上宣誓，

但总会将操场边的落叶

放回黎明的文具盒里——

小小的，布满铁屑的文具盒。

还有，那些名字里

生来带着“爱”的同学：

它们的读音圆润而皎洁，

天生披覆羽毛的色彩。

宣传栏上，

爱的大队长凿出无数道闪电的命令

谁收到号召，谁就要饿虎扑食一样去爱

去爱课本里的伟大冒险，爱一个不存在的好人

去爱同桌和所有近邻的坏脾气

热爱并生吞老师的思想，一切佩戴红领巾的好词句

多年后，有人从试卷册里寻出一则破绽
有人在宿舍的棉被下翻出一把匕首
有人仍在小心翼翼地爱，
把心当成校服反穿在身上...
那些即将诞生的与爱有关的名字啊，
光着臂膀四处走，有时突然走到荒野
它们踩灭火焰，也扔掉火中的栗子——
浑然天成的爱者，已消隐在出生的花名册中。
但这一切都不能妨碍
一位目盲的幼童继续给他的乡下爷爷写信
并将盛装了金胡桃的匣子永远地塞进信封¹
寄信人的名字，一个令人微笑的名字，不安的名字
让人痛恨却映照在我们命运内部的名字...

所有的名字跑了起来！
它们抖抖身上的皮毛和尘土，踩着灰色的节拍
组成无数个新的名字
一起奔跑在黑夜的大路上

2022.3.4

¹ 出自契诃夫《凡卡》，被选入六年级小学语文课本。

辑二：虎皮蛋糕卷，或童年的房间

旷野滑冰场

给一一

一一，以前你睡得安详。火堆映红你的面庞，
你的金色瞳孔中有鸟群飞回来，
汇报我们将幸福至死。
而现在，没有一个周身散落词汇的夜晚供我们熟睡。
你看四周的冰川已经快消融，这预示了：
爱斯基摩人离开之后，
已经住进有地暖的电梯公寓。
于是我们就地练习在冰屋墙上滑行的本领。
你用生锈的、曾在母亲切菜时
不小心切到手指的菜刀嵌进脚后跟，
誓要打磨出世上最光滑的冰刃。
你从眉心抽出一把冰凉的匕首，
命令我紧握另一端，邀我去共舞：
在天堂和披满雪被的地下之间，
在弃儿和权势者对垒的斗角场上。
凭借在刀尖上旋转的姿势，
我们曾在每一位观众眼中收获上帝的果实。
而观众的意志抵不上一次昼夜的轮替，

只因命与命之间的步伐会流转，
在你我脚尖途径之地碎裂成深谷。
当你仍躲在积满灰尘的场地，
苦心钻研腾空的技艺——
爱在你眼里，
多像以绝望为名的政治。
但一一，我仍轻抚你如亲吻一只冻死的幼兽。
你说远方会有一封遗书，上面写满所有流亡者的姓名
每一个名字就是你生命中一段冰鞋的划痕，
在划痕的摩擦声中，
你会告诉我最终的无人之舞将如何完成。
一一，你最终会看见我吗？
在这旷野的风声中，
即使观众之爱已丧失，我仍为你
保留我的希望与遗赠。

2021.2.22

脏衣服

在这个干净的午后，世上的新人
躺倒在光滑的梦里。

而我，看见自己正变成一件脏衣服...

明天就要离开这里，盛装前往缤纷世界
可翻遍了衣柜，没有一件衣服
不带着可怖的污渍。

我有预感，妈妈将在下一秒敲响我房间的门
她会用比污渍更脏、混融血水的洗衣液，
浸泡整个房间。

我曾想象带有异香的名牌洗衣液
像柔软的瀑布一样流转在体内
在班级里和同学贴紧手掌，揉搓出友谊的泡沫
当白昼的光影折射出我肿胀的身体，
升学主义的尘土像头皮屑一样抖落
这泡沫将成为我最后的遮羞布。

我希望世上所有的同桌可以绕开几何题，
透过校服袖口的气味辨识一个人的灵魂。
可是...那些污渍和灰尘睁开眼睛同我对视
它们游走在水里，并沉默地宣告了未来的咒诅：

陪读的母亲为我洗衣服，把自己越洗越脏，
最后用洗衣水引燃了整栋房屋

命运中的灰尘，从火的幕布中走出，
降落成一阵含金大雨。

脏衣服在太阳下烧成

无数颗透明的灰烬，有小翅膀在内部升起。

如今我的心飞入暗室，远离了学校和街边的窗户
成人世界最纯净的颜色，
纷纷跌入被观看的沟壑。

在时间的水流里，我扔掉童年所有的衣服
在房间中赤身裸体地穿梭。

后来，脏衣服顺水漂流到奶奶的红木床头
失明的奶奶，突然就看见了
淌在年轻的河水中衣服的颜色。

那件奶奶为家人而洗的衣服，
撑起我们一天中最后的时刻。

“回家吧，”我对奶奶说，

“妈妈的身上还在着火。”

河边的天气忽热忽冷，
世代的风刮入我们的眼睛

那些洁白的思想和知识正从我们头顶的桥上经过。

只是到了夜晚，

我们又重新聚合在被窝里，躺入同一处睡眠

...脏衣服，

将要在未来的无数个身体中找到我们。

2022.12.25



菜市场读圣经的女人，2021，可仔

泥塑的身体

为玥玥、艺函、一一

见过一粒土的诞生吗？那也是你自己——
在孕育之初被硬壳裹住。
神降下的秩序，如同腹中怀抱的巨石
坚固而不可说
它让你时刻咬紧牙口，
在泥水的忍耐中撬开世界的天窗。
你练习跑步，为了贴合心脏的韵脚
把一颗心跑成了一串心
心堆放不下的时候，便出门寄给远航的友人
倘若把所有人的骨骼缠绕在一起
（像出生时怀抱自己的形状）
等天亮友人回岸，你将收到无尽的海洋之心——
它酷似海螺的模样，表面还有潮水的印痕
壳内则停留着永恒的回响：
“去爱，去大洋中升起一块宽阔的平原。”
那是生平第一次，你拥有属于自己的园地
还有泥地的重力，
它也来自你自身的一粒土

造物之初，人们用一粒土抵挡洪水
把四肢扎进去呀，把枝杈伸进湖里¹——
你了解人如何在静默中通往地心的国度。
不过，也请来看看土壤中的杂质：
那些趁你奋力时暗中滋长的不原谅
是岩石间闪亮的裂缝，
其中还流淌着你温热的指纹。
是那些指纹，
让我们从对另一处堤岸的幻觉中走出
而伤口渗出的血迹，
是你的皮肤仍在爱的凭证。
它在我们死后仍将细致地扩散，
被一场清晨的幼雨归还给源初的巢穴。
也是在这里我拥抱过你，
看见你一边唱歌
一边用眼泪抹开泥土僵硬的一角——
那曾是你的身体，将来我们还要融化在一起

2022.1.19

1 出自谢默斯·希尼《卜水者》

绿精灵¹

今晚我与她交换了眼神，
准备在皮肤变绿时送她出门
她绕回她的暗面，像一只被打磨锃亮的茧
今晚她用起重机撬开地球圆滑的肚皮，
它用一肚子的坏水洗刷她的身体。
即便残忍如今晚，
地球仍透过肮脏的被褥注视我们，
我们是被它用屁眼照亮的文字。

而她走得很奇怪，像一个将倾的不倒翁
一边走一边往里倒塌，往内部旋转
她像捏小人一样赋形自己
她一边和路过的每个人袒露心声，一边三缄其口
她被包装成祭品，顺水漂流回我的床前；
她化作幼年的猛兽，
在裂隙中翻腾，不断碾碎又重生，
从污泥中捧回我整全的梦境。
待将自己啃噬得疲惫，欢迎来我的草地作客：
那里每个女孩掌管一座山丘，胖男孩

¹ 启发自马塞尔施沃布小说《小妻子和绿女妖》

全被封为美皇后，他们
吃土沫和灰烬，咬断先进生产者的骨骼。
人们被允许在神像前哭泣，
被砍伤的断肢全部拼接成新的玩偶，
我们将世上的恨意归还给最初的魔盒。
在那里，人们恰好地出生，恰好地学会走路，
恰好地习得去死。
朋友，这世上就是如此光滑又沉默，
但必有什么骄傲的残存在等待被打捞。
你大可放心地浮在辽阔的水面，
即便是上帝的神枪手，
也无法射中大洋中你的四肢；
你也可以一脚踹开，
毕竟这颗蓝色星球早已变得死皮赖脸。
所以我暂且允许你，
带着铺满灰尘大喇叭四处游行
每走一步就一汪泪水，又偷偷地埋怨自己
等到明天，或是没有，或是无限期
你将送我出门，在我的皮肤也染绿的晚上

2020.10.6

摩尔庄园，快乐童年

十年前圣诞，公主把我接回城堡
那时，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所有家庭中唯一的孩子。
为了继承大业，我早起，晨读，
用被初生太阳照耀的黑水染亮指甲。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家都折叠成迷宫，
虚拟世界就是将军¹
但将军不要红花，只待上战场。
“公主陛下，你可知我来到这里是个错误？”
总有一天，她会体谅我的不易，
为我献上一群雇佣兵，送我返回成人世界。
那时我不懂爱，以为爱的表情生生不息，
刷掉米米卡像混过无数个难捱的白昼，
因此也常常彻夜难眠。
天和地是最难出的两张骑士卡牌，
比数学试卷混沌，方程算不出我的自由之日
我只梦见自己衰老得难看，但幸好摩尔永生。
“待我离开这里，我将归隐黑森林，
成为一切摩尔的导师。”
所有的爱将与我隔一层，

¹ 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迷宫中的将军》

化身透明，在银河中腾出位置，
融合成一个新的"我"
那时，我才能真正向你讲述我的战绩：
屠夫如何撬开我的头颅，抽动我的骨骼
生命中唯一相逢的王子如何让人心碎
如何用肉身成全了岁月中无数次复刻的激情——
我不要天堂，摩尔拉雅山的高度就足够

2020.6.1



我和我携手前行，2019，可仔

造房子

我试图拔出陷入沼泽的脚
你说不用，因为我们身上的泥长在神话之前
掰开一块土，我们各自分吃
往河床里灌水，躲避食人鱼
躺在苹果园里失眠
积攒了一夜湿气的眼皮能吹出泡泡
像头顶的鹅黄灯光，
直到暖得长出绒毛，我们才停下来，就地选址砌墙
你说：紫色——
我就想紫色该做成什么样子，要求靠近心脏，不能是薰衣草
总之紫色就是红色，红色就是白色，最后一切归整
它预示了一切地域皆有获得安宁的可能
尽管眼前是火海，我们上窜下跳
但只要每拨一根弦，就架起一只独木桥
只要我仍期待着健康，期待所有人有健全的生命
这长了触手的白墙就永远坚固，人永远各得其所
“愿你平安”，我说，
亮出了身后的太阳，照在你的身上

2019.10.2

录音机

记得我们一起听的那道算数题吗？

那时空气纯净，呼吸还没有针尖的刺痛感

我用偷来的答案渔网捉住难题，

腾出空间以便我们继续游戏。

“砰——” 泡泡破裂了，抖落下被征服的数字，

它们以重生的眼神望着我们。

回旋，拐弯，是我们笔尖的舞步

如同心中跳跃着，注视你拐进你的巷口。

回家吃饭时仍想着这件事，

我明白米粒的甜味在一生中不可消磨。

我们沿铃声的音符流淌向下，

搬运来圆滚滚的粗树干

学着世界以外的成人，严谨地架起柴火堆，

由你的岁月围绕成的一切就此点燃。

心中模糊感随火苗胀大，塑造了史上最大的彩虹热气球

它被系在童年的旗台上，你独自去往远方的时候想要戳破它

我说：“就让它飘来飘去。”

那是我本身构成“我”的时代，

我们共同分享最源初的快乐蛋糕

苦难是之后的事，我们远远超出了它

如同这预感——

将来我的指纹将矛盾密布，但仍能指向你

2019.10.10

给爷爷

当初不应被容许的：

我把抓来的蝴蝶放进你的水瓶

这不自然，但你容许世间无规则的粉尘偶尔落进来。

午睡只需在你旁边的沙发躺下

直到脸庞被白炽灯晒得油乎乎，眼睛遇上天花板，就可以出
门——

背上作业，给老师批改我的各个角落：

姓名可仔，与生俱无的能力：跟随大队伍，游行，宣誓

擅于躲起来，坐最后一排，拆别人的墙修补自己的

命定的失败，我被你领回家

教条摆开，知道你善于撰写正统的话

像我自己，直到落差看起来迷人为止。

后来的事情是：我顺利成为我诗里的象征——

目光退回到室内，只捕捉自己

擅于捏造球状的伤痛，补上心脏缺角

而你信纸上的话，我仍然珍藏着的，助我登上语言的阶梯

只因它暗指瓶中蝴蝶的死亡。

2019.8.10

日子

给奶奶

我按下录音机，随着脚步
邻家超市的歇业背景乐开始旋转。
标牌和价格被重新提醒
比往日十倍大的眼睛依次登场，
体内需求的果核被碰撞，鲜血从口中溢出，
我在货架的缝隙寻找起跳的位置。
妈妈，我这一生能有一次跳跃的经验吗？
一次完整的，漂亮的空翻，把暴力的旧尘都洒在身后
去抓住唯一的太阳，唱它的颂歌，炸裂它——
爱都是其次。
这被指认命名了太多次的爱，不可无限分割的爱
通向光的距离比海龟的寿命还长。
甚至我们要各自躲藏在一处谈论它，
而丧偶的老人是我最亲密的盟友：
她日夜整理未曾同眠的亡故伴侣
献给儿女的书信
在一天傍晚散步时，突然和我同时腾空跃起
直到勇气充满，能独自一人步行到墓地，去纪念他——

这虚空的圆满，令人沉醉的爱
必将在生命的最终时刻来临。

2019.11.7

热浪的元音

成人意味着能与许多人在阳台共看蜃景，
把美酒摇晃出甜味，
一同作别晦暗时代。

九岁时，世界尚未在我脚下，
我将看过的风景命名为“存在之谜”。

身上的缺口如洞穴，光从暗处眨了眨眼
我金色的身体照耀鸟群，我明白鸟群为何快乐：
我们共享过一段甜蜜笨拙的舞步，
在泥浆和垃圾堆里收获果实。

如今，没有人再相约谈论天气，连朝霞也变得昏暗
我们各自掏出整颗心，扔在地上：

来吧，谈论这场溃败，将原本分裂的摔得更碎！
若干年后，你来到山穷水尽处，
依旧能看见这场碎片累积成的雪
这是我光洁的眼白，愤恨仍挤在牙缝，
没有答案的一生——
和世上情深义重的人一样，
我留恋没有边界的过去。

我们本就在精神的太空漫游，
无人能追查一块陨石的责任。

暮年的傍晚，我戴上口罩
让世界的声音降落在我的阳台，
终于成为一名摇椅学者
朋友，你要试着原谅
这不断丧失的过程，谁不曾有过黄金年代？

2019.11.17

重负

为病中的友人

潮水漫上来了，
这不是第一次，命运扩张处的沙堤被打湿。
你身上毛发的光辉也在转冷。
就像痛与痛只能在低气压处缝合，
诊断和处方永远压制说教
慢慢地，我学习接受这一浅显的道德律：
一切矛盾的来源是药品，这一朴素的人类造物
将你我的身躯压至最低，
直到只能平铺着，地毯一样前进
但仍不能少了爱的动作，交互式的牺牲。
若相互夹菜与凝视不足以构成它的表征，
自我就会被弹出
不可避免地，躯体和心，只能由猜拳般的抉择依次登场
只因我们生来被选择看见废墟旁的人，黑夜的饮者
并交出自我与他们同在。
当遭遇指责时，
正义露出的马脚替我们延长忏悔的岁月
来一点点揭开面具，修补脸庞的山水

我们因衰老而完整的生命必须抖擞，
去等待一次漫长的回归。
而你手中的斧却已迫不及待，
去劈开回旋的年轮——
所有十年间循环生长的树林。

2019.7.1

辑三：成为容器

文本的回音:评可仔的诗

多好

还没认识可仔的时候就阅读过可仔的诗,被诗歌里童话般的世界和儿童涂鸦式的修辞打动。早先的阅读和可仔早期的写作一样,出于一种对诗歌里浪漫情感和灵动修辞的喜爱。但写评论的想法则是在阅读可仔最近的诗歌后才萌生的。对我来说,评论的有效性不仅依赖于评论者对作品的下的功夫和自身的积累,也依赖于所评作品的成熟。不成熟的作品本身处于习诗者探索的阶段,无论是诗歌的体态还是意义都无法形成一个比较体系性的表达,因此无法对其做出一个体系性的评价,只能在写作者的交谈中给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再者,当代的评论喜好引用理论,一些评论所引用的理论的厚重压垮了作品本身。因此,对于处于阶段性成熟期的青年写作者,我还是想以一种减少理论、贴近作品本身的态度去给出一些局限于个人思考的评论。青年写作者对另一个青年写作者的评论,往往能发掘出存在于同代写作中的一些共性与困惑,也是对我的帮助。

最早读到可仔的诗是她和朋友合印的小诗集《热浪的元音》,可仔主要的一个写作要素就是创伤。而这个创伤总是与来自童年的暴力有关,于是诗歌总是从过去开始,“九岁时”,“身上的缺口如洞穴”(《热浪的元音》);“我从

祖荫下苏醒，从小一事无成”（《给一一》）；“在孕育之初被硬壳裹住”（《泥塑的身体》）。童年的主人公都曾被暴力凿出布满“缺口”的身体，或被一种暴力的“硬壳”裹住。在《旷野滑冰场》里，这样的暴力给人带来的创伤被揭示为一种“失语”：

而现在，没有一个周身散落词汇的夜晚
供我们熟睡。

暴力带给人的不仅是疼痛，另一方面，由于对主体的一种强制与强迫，以及暴力的极端排他性，暴力堵塞着获取其他资源的可能性，同时其压抑的氛围也使欲望的多元噤声，带来一种主体的匮乏感。在这个意义上，主体从暴力那里继承下来的经验只可能是暴力本身。但人依旧要走路和成长，于是，创伤性主体的成长经验就变成了，

你用生锈的、曾在母亲切菜时
不小心切到手指的菜刀嵌进脚后跟，誓要打磨出
世上最光滑的冰刃。你从眉心
抽出一把冰凉的匕首，命令我紧握另一端，邀我去共舞

在停留于创伤与转化创伤之间，可仔的写作（或就是存在层面的选择）选择了后一种路径，将创伤视为一种变革的契机。于是“童年的菜刀”变成了前行的冰刃，而匕首，成

了联结我与他者的共同经验。而《旷野滑冰场》将这种转化创伤的逻辑具象化，用一个“滑冰场”的概念呈现出来。在这里，“过去”代表着暴力，“现在”则是“共舞”的对创伤的变革，时间同时就是空间，而在同心圆上周旋滑行的姿态同时是与暴力的对抗和与伙伴的携手。将叙述由时间转化为空间，使得诗歌的整体更加凝结，也使得阅读从时序开始而在末尾以对一个“空间”的感知而结束，阅读不会因时间的单纯推进而导致遗忘，这是使诗歌成立的途径。而这个“空间”的搭造由象征群来完成，“滑冰场”-“角斗场”、“冰刃”-“刀尖”、滑行-“共舞”，一系列彼此关联的象征使“滑冰场”得以建起。同样的空间感也出现在可仔的其他诗歌中，例如《雨天，我们去纪念馆》等。

可仔将创伤转化为联结共同体的经验，也出现在其他诗歌中，在《所有的名字》中，被污名的“美丽”等待着“找到彼此”；“怀抱的巨石”“让你咬紧牙口”，“撬开世界的天窗”（《泥塑的身体》）；“浑浊”、“苦涩”，“令我们的身上布满沟壑”的“水”也转化成了融合彼此的力量，“让我们抱在一起”（《雨天，我们去纪念馆》）。而这种共同体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伦理的共同体，通过个体之间相同的生命经验进行联结，并常常指向一种对好的生活/世界的向往，而不是一种政治的反抗。于是，在可仔的诗歌里出现了一系列的创伤者形象，有关“名字”与身份认同的“林美丽”，“在刀尖上

旋转”、“带着残缺上路”的“一一”，“赋形自己”的“绿精灵”，以及隐喻着创作主体的无数个“我”。在可仔的诗歌里，看不到太多的“政治”和政治性的个体和群体，对于好的生活的追求的伦理的普遍性覆盖了特殊性的政治话语。也正因为伦理性，诗歌对世界的描述回归到了日常和个体层面，从而事件与修辞是个性和细节的，从每个生活的细节中渗透着问题的可感性。这种伦理学的趋向使诗歌像一篇小学生的日记，它日常、平凡，却关联着人生活的根本问题，并且以一种纯洁的诘问加强了对问题的关注。

创伤的经验正如一道回击创伤的强心剂，激起创伤主体对其的反抗。同时，循着创伤的经验，其他创伤的主体也浮现出来，暴力就像彼此之间“粘连的骨骼”，因共同的特征而形成一个反抗的共同体。而对暴力的反抗，走向了对“爱”的呼唤。

爱在你眼里，
多像以绝望为名的政治。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爱”的呼唤（同时意味着共同体的形成）实际上是因创伤而起的生存的需要，“绝望”意味着无路可走，因此也意味着极度的对立性。呼唤爱与共同体时，也就是在抗拒创伤的折磨。这样的逻辑导致“召唤”这个动作饱含着急迫与渴求。在文本中，“呼唤”体现为不断出现的重复与询问，同时它们也构成了诗歌的声音。

在《所有的名字》中，不断罗列“去爱”的需求，罗列创伤个体的经验。同样的“去爱”也在《泥塑的身体中》出现，而“**还有**泥地的重力”与“**也**请来看看土壤中的杂质”，反复的“指令”显示着迫切的对于爱的渴求。《雨天，我们去纪念馆》这一首则更加明显，对于“水”的特质的反复描绘是确证共同体联结的凭据；而三个“不必”正如前述的“去爱”一样，强调急切与渴求。在《绿精灵》中，“她”“赋形自己”、“她袒露心声”、“她不断碾碎又重生”、“她捧回整全的梦境”。可仔许多诗歌都以“创伤-联结-行动”的结构进行，对行动的反复加强着“呼唤”的声音，同时也就是诗歌的声音，它是向外扩散的、对文本之外的事物说话，并且仿佛迫切地渴望着文本之外的回答与加入。

而对于逻辑与行动的绝对化处理，则进一步“撑大”了文本中“呼唤”的声音。“如果一种骄傲，声称它从不关心黑云的褶皱/世上就不会有林美丽和她爱吃的辣条”，“谁收到号召，谁就要饿虎扑食一样去爱”（《所有的名字》），绝对化的描写正如“饿虎扑食”，加强了诗歌的声音。但也因此显示出了其本身的“饿”，在“呼唤”的背后是空荡的“回音”。诗歌的声音撑得过大，有时会造成诗歌内部的空洞。而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叙述者的声音盖过了共同体/文本中的其他声音，或叙述者在诗歌中需要分身，以多声部“平衡”另一方的声音。在内容的层面上，也是对于“呼唤”之声的回答。

或许以上两方面结合可以称作诗歌中因内容而发的声音。

除了反复罗列和绝对化，反问也构成了这种声音的一部分。例如在《所有的名字》中，“老师，是否世上所有的美丽一旦成形/就必然收割我们的喉咙？”，这一节内含的绝对化助推了诗歌的声音，然而反问的形式本身也具有一种增强的效果。诗从这一节往后，因反问、反复和绝对化将诗歌的声音持续推至最大。同样的反问在《樱桃园——给一一》中也存在，“当我们谈论这场/幸福时，一一，是不是也意味了我们无路可走。”但声音在这首诗中的处理比较平衡，因为句号的结尾削弱了反问的色彩，也因为前后文中没有太多增强声音的处理。

也正如前段所例《樱桃园——给一一》中的诗句，爱/共同体-创伤的对立结构是组织可仔很多诗歌的主要要素，正如“以绝望为名的政治”。可仔对于创伤的转化使得她的诗歌得以朝向一个更开阔的伦理学方向，而她对于创伤-爱/共同体的关联的具象化处理也使得诗歌的世界更容易为读者所感知。但也正因为这一结构，两端的要素成为了彼此的基础，对爱/共同体的提及总是勾连对创伤的回忆。在这种意义上，爱/共同体失去了它本身的超越性与自足，也正因为如此，诗歌中缺乏一个对于爱/共同体的独立的回答，从而缺少一个回音，一个向未来寻找的回音，一个不是创伤的回音，这导致了诗歌在朝向未来向度的空洞。而这也涉及到写

作基础的问题，当“呼唤”作为诗歌的基础，消耗的不止是写作主题/题材本身，也消耗着写作主体的心性。有意在诗歌中发出“呼唤”的写作者，如何在其他方向上找到“回音”或答案？我自己的处理常常是一种虚无的中立或者彻底的悲观，但这样的答案与可仔相反，只是把声音减到最弱，使诗歌得以结尾，并没有在现实中成立的基础。因此，这也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除此之外，对于声音的处理也会影响到诗歌的节奏问题。当声音的响度过大，会使正常的结尾显得“力不从心”，从而使诗歌的结尾看起来结得过快、过早；而当“呼唤”的篇幅过长，则会使诗歌的中间部分拖得太久，影响到整首诗的节奏进度。在不分节的诗中，可以借助对情绪的调动转移这种响度和长度，例如《旷野滑冰场》对情绪和内容的调度分层就比较平衡，从回忆-过渡-转化创伤-对抗-“馈赠”，每一个阶段的行数都相近，且情绪的起伏分配得当；而在分节的诗里，可以借助分节来转移、分散情绪，使诗歌的节奏节制而有效。

对于可仔的细读，不仅是对她诗歌的一次个人性总结，也借此梳理了我对评论、诗歌和写作问题的思考。对于我们这样的青年写作者，这样的总结更像是一次转化的契机，借用张枣的一句话，“我们的突围便是无尽的转化”，不过是站在乐观的角度引用的。多写，多想，这大概是写作最基础的

精进之路。

三代女性的离散与游牧

在大学的地理课上，我第一次对家乡有了学理上的模糊定义：它属于一个成都的一座卫星城，像一颗行星环绕着省会城市的宇宙，也负载了很多省会城市无法承担下的人口和土地。而这些负载，本质上或许是一种剩余，是在省会城市的光芒燃尽过后，我们这些身处边缘的孩子慢慢地蚕食它的碎屑。当然，卫星城本身中人们也存在巨大差异，中间大致分化为两种角色：一种是认同这座小城属于省会城市的一部分，如年轻时尚的女孩们，她们为了摆脱将来被视作乡下人的污名，会在周末乘坐刚刚开通的唯一一趟地铁（在地铁尚未开通时，则需要用两小时转乘公交），花费一个小时前往成都的腹地。在春熙路步行街，太古里，她们可以暂时忘记自己的地域和身份尚处在一个难以被表述的领域。当有人问起家乡，我们会隐隐带着不安地回答：在成都。而我们对成都却一无所知，只能通过前往被外地游客视作最富有标志性的地方，一次次延缓对自身身份的拷问。

另一类人属于我的前辈，他们拥有历史，因此对这座小城市存在着更厚重的认知。我的奶奶，曾在这里亲眼目睹和她一起在火药厂上班的人因一次偶然事故被炸飞双手，也用它的手脚丈量过她年轻时代的每次流亡：在小城到成都尚未通车的时候，她必须早起去背粪水，然后用小车一步步慢慢

拉到成都。这一趟趟地理意义上的来回，让她明白，她脑海中对距离的感知几乎和现实意义上的距离是等同的，她真正地明白遥远这个词对她意味着什么，也就心甘情愿安居下来。如今地铁的开通，不仅影响了我们对时空的感知，更重塑了我们对身份的认同。

而我又属于哪类？或许哪类都不是，我既否定对中心-边缘的强权定义，又在他们之间无法找回真正的归属感，我是一个叛逃者。而在叛逃的途中，在写作上我不得不经历了自己所虚构事物的垮台，有很长一段时动不了笔；生活上我也夜夜被在故乡中鲜活的痛苦反噬。我开始明白，有的事物尚且停留在别处，这样强行的决裂和撕扯难以唤回真正属于我的词汇。



家乡的水塔

我或许是这个年代最后一批在厂工家属区生活的孩子，生命中的 20 年都在这里度过。当我长到 20 岁时，我发现小城里的家属区几乎仅剩下一些大学教师享有的优惠职工房，大部分也都是崭新的电梯楼。而残留下的老旧工人家属区，竟成了这个城市在建筑意义上最顽固的存在。最近我所在的家属区也开始了对政府下达的拆迁方案的讨论，当身边的邻居首次听到拆迁这个词，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这也隐约使我明白我们小区为何总是最“顽固”：每逢遇到危机时，我们的邻居们因为共同的利益（同在一个工厂，不仅下班时是邻居，上班时也是相互配合），在关键时刻总能迅速地联结。当然其中也不乏因房屋太过老旧期待拆迁补偿的支持者，他们往往处于这个小区经济的最底层，我也曾在政府公告栏上见过他们给政府写信，企求尽快拆迁，获得稍好一点的生存环境。而经济稍好（尽管在大多数人看来她们依旧困窘）的居民，在了解拆迁的详细规划过后选择了抗争，目的主要是期待更多的赔偿。在抗争的人群中，以我身形娇小，在抗争时却总是成为所有人头领的何阿姨为首。在她的反抗生涯中，一次是带领反抗这次拆迁，一次是在我还在读小学时，带领我们反抗了工厂搬迁。因为那次搬迁，小区里所有的居民瞬间成为了下岗工人，我的母亲也是其中之一，而我们所获得的赔偿却很少。我清晰记得在那过后，发小的爸爸和厂里的一批男人一起奔赴越南打工，期望重建一个家庭对

生活的信心。而我们这群小孩，我们成为了可悲的滞留者，蜷缩在这座本身就已不起眼的小城最边缘的一角，我妈妈也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家庭主妇。我期盼一次奋勇的机会来摆脱楼上楼下（包括我自己）早已厌倦的哭声和打骂声，而何阿姨这样的角色，无疑丰满了我心中对于英雄女性的想象。

而我的家庭，尽管在内部可能称得上这栋楼最吵吵嚷嚷的一户，每当面临对外部的抗争时，他们却总会选择妥协。我母亲甚至有时会轻蔑地调笑何阿姨这样的人，将她们这类人称作“反动分子”。我隐隐地明白，这部分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水平稍好一些，我母亲不必将所有事情闹到不可收场才能挽回我们的损失。但这仍旧掩盖不了我对这份“怯懦”的失望：我的家庭本身，就已经挑战了我原有的认知框架。何况我当时哪里懂得我爸妈的历史，他们在这个家庭内部，已经贡献了太多许多理论无法包容的，他们自身独特的付出。我好像无法再过多地要求他们，我甚至为我自己怀有的幻想时常愧疚——因为我几乎什么家务活都不干，才如此热爱幻想。

不可避免地，这份认知的错位已经伴随我到现在，我已经了解自己的家庭在文化上属于彻彻底底的工人阶层：无休止的粗鲁的争吵，几乎每天都被：“你什么活也不干！”的责骂束缚着，这句话似乎已经成为我身为叛逃者的耻辱的烙印。同时，我们家的经济在整个家属区却能算得上中上水平。

这场错位中生发的空隙，促成了我叛逃的可能。如果我至今仍如同的大学同学一样，被农务活和沉重的经济负担纠缠，我可能无法在闲暇的时候有机会读到那么多我这个阶层本不会接触到的书籍。

同时，我和我的家人也都为着这场漫长且希望渺茫的阶层跃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首先是我的父亲，他的烟瘾几乎与我们家沉重的生命史平行，每当家庭遭逢到困窘，他的烟瘾也发作得越厉害。我和奶奶对他戒烟的劝导，不知已经重复了几千次。而现在慢慢体会到，如同我生命中的错位，我父亲的生命中也存在着无法被安抚被解释的部分：如他因被同事恶意告状而下岗的那几年，我刚好上小学，尽管当时非常懵懂的我也能体会到家里弥散开的那种失落，而我和我母亲，只能在一旁陪伴，无法真正体会到那份原本身为顶梁者的他突然倒塌的创痛。于是他断裂的历史在烟雾中得到短暂的弥补，在网络游戏中获得虚幻的救赎。如今他依旧沉迷这两样能短暂放置他的事情，我明白只要一天我们家族的鼓励和劝慰没法真正地给他带来安抚，他的烟瘾就会不断地发作。

另一轮沉痛的代价则似乎必然地落到了我身上，不仅是因为我的叛逃，也是因为我作为后辈承担了过多的期望。在我小区旁有一座高耸的水塔，是上个世纪工厂还未搬迁时遗留的产物，这座水塔似乎已成为我命中，尤其是和我教育史

相关联的隐喻。当我不断向上爬，企图在水塔的最顶端放眼世界的时候，我忽略了在攀爬过程中必须要献祭的部分，以及在“放眼望世界”之后必然伴随的跌落。

这是在高考之后，我家庭内部才出现了对我十多年以来的教育的反思。我原来觉得是父母自身的焦虑以及眼界的狭小，才让我承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果（很少学到自己感兴趣有天分的功课，都是家长替自己做选择）。后来发现身边凡是和我一样在劳工家庭长大的孩子，都面临了类似的处境。父母眼中的教育，只是一种摆脱现有阶层的工具，他们从未思考过教育本身的意涵，当然也未必拥有思考这些问题的条件。上初中时，我就开始承受这样的撕扯：在上学路上，在校园生活中，在黑夜面临父母疯狂的，毫无道理的责备时，随身听里的欧美女歌手向我展现了大洋那边，令我向往的生活图景。工人家庭的责骂是宣泄式的，焦虑感满得快要溢出来，往往一件很小很琐碎的事就能击穿整个家庭的脆弱的心脏，理性的讨论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我的随身听和现实中在家庭生活所处的位置，对我构成了拉扯，两端似乎都呼唤着：到它们那里去。而我既到不了一个满载幻想的净地，也无法忍受在家庭语言暴力中沾染的满身污秽。我去到远方的时候，只能尽可能把一些记得的音符带回来——虽然我明白我最终必须回来，而且很可能难以真正带回什么。

工人家庭中的母亲角色，也往往不像世人想象的柔和，

是在小孩面临冷酷的父权之下唯一的调节剂。她们往往也是粗粝的，在大多数时候都会使孩子感到自己“是这个家庭的麻烦，是这个家庭不该出现的一个错误”。只有在当生存的压力稍微缓和，在她们能够喘息的空余，才会给孩子带来一点真心的呵护。常年这样对家庭角色认知的摇摆和错乱，使我难以明辨他人对我的爱恨，我花费很长时间才慢慢脱离比较边缘的人格。但有些继承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性情，仍然在我遭遇到同我上一辈类似的生存压力时显现出来。

总之，经由追溯我的教育史，我明白我的家庭深受中产价值观濡染：要求我奋进，淘汰掉大多数人。这条路之艰难，许多与我境况类似的同辈都可以想象，而我的父母在存留这种跃升的幻想同时，仍旧被繁琐的工作、家务困扰。尤其是母亲因为常年陪读，她的人际关系网也慢慢变得很单调，在整个家庭内耗到一定程度爆发过后，她十分缺乏向外的支持——这一切都使她变得焦虑，古怪。每当家庭内部的炸药包被她引燃的时候，我在痛苦之余都会想：要么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吧？但去看心理医生的费用是昂贵的，劳工家庭也根本没有对心理咨询的概念。将家庭内部问题全权托付给心理医生，也总使我感到残忍。

不仅是我的家庭，千万个劳工家庭或多或少都被中产晋升的价值观重塑着。从前社群里邻居的互相帮扶，在我们后辈身上却演变成一种竞争关系，“别人家的小孩”成为了纯

粹陌生的他者。这使得我和同辈在遭遇来自上一辈的压力时，原有的唯一的社群支持，这一我儿时长久浸泡的安宁水域也在逐步瓦解。

高考过后，我故意填了一所远离家乡的学校，有意使自己成为叛逃者。要告别过往的历史和这所小城耻辱印记，必须先实现地理意义上的自我放逐。大学没有课的晚上，室友会给家里人打电话，互相交流彼此最近的生活，家里人会询问是否需要生活费和其他补给，而我几乎一个月都不会给家里通一次电话，即使家里打过来也是敷衍地回答几句了事。我有意建造围墙，故意和故乡的人事疏离，家里人很少了解我在异地遭遇过的困难。这或许也是我选择剥离，而非跟我的同学们一样加强和故乡的情感联结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每当在异地身处黑暗时刻，往日在故乡的情景会在脑海里依次闪过。面对涂抹在身上的尚未消散的往日暴力，我没有办法真正处理，只感到自己好像被缩进漆黑的盒子里，必须从自己的身体里掏出柴火，燃烧自己，才能得到救赎。

去年，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伦理困境。我逐渐发现，当和他人交往，参与公共生活时，我一直携带着自己的盾牌和箭矢。当他人试图侵占我的边界时，“盾牌”会使我下意识回想起早年在故乡领地被暴力侵蚀的痛苦，于是我立即弹开他人的诉求，面向他者保持了一个抵抗的姿势。将自我的字

宙视作保护伞的我，也很难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去中心”：和他人交流，我总会有意无意释放自己的“箭矢”，迫不及待想让别人先懂得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我害怕自我的领地收缩给我带来的焦虑，在我的脑海和梦中，总有擅自闯入者带来的阴影。

我困惑的是，在语言朝向现实这次命定的起跳过程中，怎样克服从象征和文本世界的跳板往下凝视时产生的眩晕？怎样才是真正的起跳，又何谓真正地来到了“下方的池水中”？

奶奶递交给我的解药

这次长达一年的困境，使得我不得不回溯自己和家族的往日历史。我发现，我家族中的女性，都曾经历过一次或数次的告别和离去。其中经历得最多的无疑是我的奶奶。居住在西南的时候，夏天汗水淋漓的午睡梦中，偶尔能梦见她在跟我一样大的岁数时从家乡去成都搬运粪水的场景：她和她的一位工友，一个推着一辆本来用作铲沙的小车，一个身上背着麻袋，一点点把粪土往城里运。30年代的郊外还没有如今那么多条新修公路，路上的泥泞颠簸，景色的萧瑟都可想而知。他们也不能停歇太久，因为经常得赶到天黑之前回到家乡。有一次奶奶遇见路上开车的军官搭载了她们一程，提前送她们回到了家乡，如今她每每想起这件事，脸上仍旧

会有感激的神情。

奶奶在那个年代，肯定也早已见识过成都商贸的繁荣。且她的流亡生活短暂又频繁，有时是两天，有时甚至半天就要走一个来回。每当在返回她的穷乡僻壤，她不自怜也不哀怨，只为完成了今天“丈量土地”的任务感到欣慰。这种伴随着体力劳动的“流亡”，少了很多我母亲和我体会到的，被闷在家庭里的劳动带来的苦楚。



奶奶和爷爷

奶奶生命中重要的事

奶奶是家里的二女儿，当她上完小学时，就不得不面对同那一辈女性相似的命运：挣钱供哥哥上学。再加上刚解放过后，几乎人人家中都很清贫，家里又有四个姐妹，生活重担无疑落在了她头上。她先是去给别的家庭洗衣服，洗完堆积成山的衣服后，挨个把衣服的姓名标记好，每天下午晒干后给别人送回去。在我还在上初中的年纪，我奶奶已经开始承受养活家庭的重担，常常洗到最后手已经没有感觉了，到了冬天手更是被冻得通红。所以现在她看见我母亲冬天还在因为洗衣服手上长冻疮，心里十分不忍，觉得这个年代不应该像她儿时那样艰苦。

奶奶到了成年的岁数，看见厂里招工，就开始去国营化工厂里干活。厂里生产的东西，是那个年代用来人工降雨的“土火炮”。如此需要专业技术和化学知识的任务，却交给奶奶和与她相同的几乎只读过扫盲班的同事生产。奶奶说，她其实也被厂里送去进修过半年，“但那些化学公式，我这个文化水平怎么能看得懂！”学习半年过后，奶娘自己默默回到厂里了，觉得那样学也是浪费时间。

自解放过后，奶奶家因为地主的身份一直穷困潦倒。刚刚解放时，军队来家里搜查财物，非得要搜查出金银财宝才离开。可奶奶说：“我们家那个时候，早就没有那些东西了。”如此反复的搜查和清洗，很难不让人感到屈辱。于是她母亲

在夜里悄悄投进了院坝里的井里，幸运的是被家里人察觉，军队里好心的人帮忙捞了上来，这次恐怖的搜查才作罢。

奶奶起初被介绍给爷爷认识的时候，爷爷对这个文化程度只有小学的妇女心里是有不满的。爷爷天生聪明，读了两年高中就考到了海军军官学校，后来学校停办了，给毕业生开了两种方案：包分配就业，如有愿意深造的就自行考学。爷爷是有些野心的人，苦学了几个月之后考到了川大历史系。

奶奶谈及她跟爷爷的婚姻，她自认为自己没有多少选择权，也吃了不少苦：爷爷虽然聪明博学，但也有古板的一面，一是表现在他很难体会到奶奶的情感需求，用奶奶的话来说，就是她很少感受到“爱”。二是爷爷深受原生家庭中“长兄为大”的传统濡染。在奶奶生下姑妈和父亲的时候，家里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奶奶常常忍饥挨饿，去树林里给两个儿女捡涩苹果吃，而爷爷每个月领到的大学薪水几乎全部用来接济他的亲弟弟和妹妹，竟不知自己的小家已经窘迫到这种地步。奶奶一边抚养两个孩子，一边身处在这个没有“源头活水”涌进来的家庭中，其中的无奈旁人很难体会。

在奶奶的口中，她的婚姻生活聚少离多，自上个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爷爷奶奶一直是分隔两地的居住状态。在我经历跟爱的人相隔两地过后，已经很能感受到奶奶当时的落寞。爷爷支援三线建设的时候，每次过年只能回一次家，每

次写信也只能写“给 00X 信箱”。但在那个时候，奶奶已经开始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爷爷丰厚的工资大多也用来帮助他的姊妹，寄回给奶奶的很少。奶奶写信时她会写的字其实很少，爷爷出于要部分保密的缘故，也很少跟她主动联络。据奶奶讲，她其实去爷爷工作的地方探亲过，但因为爷爷对她的关心反应都很木讷甚至冷淡，导致那次探亲的路上她一边忍饥挨饿，一边饱受被冷落之苦。她的青壮年时期，几乎一直处在一个没有爱的真空中，情感上没有归属之地。而且她本身蕴含的爱的能量其实很大：她为子女的温饱日日夜夜操劳，对待厂里的同事朋友也很热心肠，但唯独在伴侣之爱上，她的这份爱没能找到施展和寄放的空间。

奶奶的自信和自我

奶奶虽只在小时候读过扫盲班，但在暮年退休过后，只要有识字认字的机会，她从来不会轻易放过。爷爷去世过后，姑妈为了让她转移注意力少些悲痛，给她订了报纸和健康文摘。

那时她也没有了照顾爷爷起居的重担（爷爷到了老年有了糖尿病并发症，行动逐渐困难），每天只用给自己买菜做饭，省下很多交友和看书的时间。渐渐她学会用爷爷的就放大镜看报，每当看到有共鸣的地方（独居老人应该如何自处，怎样延年益寿...）会用剪刀细心裁剪下来粘贴在自己的笔记

本上。

奶奶常讲，当爷爷还建在的时候，一次户籍调查员上门探访，要求填写她和爷爷的学历。爷爷写的“大学”，轮到她，她难为情地告诉户籍员“我没有文化。”这话让爷爷很懊恼，跟奶奶说：“你自学了这么多年，再怎么样也比一个初中生更强了。”奶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急忙跑出去跟调查员解释，才把学历改成了初中。

奶奶的哥哥也是个很聪明的人，且他比奶奶多接受了三年教育，初中毕业过后，家里因为太穷决定让哥哥也辍学出来挣钱。后来初中老师来到奶奶家，跟她父母说：“你家老大成绩很不错，脑瓜也很聪明，不能只上到初中。”父母也很难过，讲他们如何没能攒够钱继续培养他，老师最后决定，拿自己的钱资助他哥哥上学。

那时候正好刚恢复高考，奶奶哥哥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第一志愿就想上清华。高考完把志愿报上去过后，等了很久录取通知书也没等到。哥哥实在心急，拜托资助他的初中老师去教育局查一下卷子有什么问题，这一查才知道，卷子上清清楚楚写着“政治问题，不予以通过。”这是奶奶家因为地主的身份第二次重大的落败。奶奶现在想起来也很后悔：“要是他愿意填一个普通大学的志愿，或许政审也没那么严格。”

从那以后，哥哥开始酗酒，意志也逐渐萎靡。五十岁的

时候，他被查出了肝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而奶奶在见证了她的男性同辈在知识竞争的失败中骤然垮塌，见证了博学的爷爷离世过后，终于有时间和空隙慢慢捡起属于她自己的语词。也许她的长寿，就是命运对她和像她这样的女性的馈赠。奶奶开始有意识地给当时尚在成都读书的我写信，可能有倾诉对象的文体更有利于她表达情感。

在她当时写的信里，都是一些她在报刊杂志里看到的话。有的是对我身体健康的忠告，有的是念及我学业繁重，希望我在课余能够放松身心。她也悄悄在写自己的日记，这是属于她的秘辛，我只是在一次帮她整理书柜的时候偶然看见。

日记，往往是情感和地理上的流亡者能够找到的最后归属地。在去成都上高中时，我就已经感到我不应该属于那所冷酷，举着升学主义大旗的学校。而最让我感到痛苦的，还有同学之间因为竞争关系，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而我知道我最终难以远离这种情感的匮乏，白天在学校里的离经叛道只是反抗这种匮乏的表征，而在多重的压抑之下，深夜里含泪写下的日记才是我唯一珍视的，那个时期真正保卫了自己的灵魂大厦。

离去的社群：三代人之间的交接

在我感到生活在真空，在对和他者相处时迷茫痛苦时，

我开始重新体会和奶奶之间隐秘的代际传承，这种体验，好像我和她在隔空共舞。我想到她年轻时期搬运粪水，在污秽和重负中不紧不慢地来回行走，想到她面对长达十年的情感空隙，在三线建设的洪流中面对爷爷隐匿的身份和地址.....这些都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流亡”这个词——它真的能定义上几辈女性的身份吗？它又真的能描绘我如今所处的困境吗？

奶奶从未有过我身在的劳工家庭歇斯底里的怨怼，旁人也很难看出她身上历史的重负。她只是一点点在学习，不管是写日记还是书信，不紧不慢地播撒、捡拾.....她的缓慢姿态，在无意之中点醒了我：与其我和奶奶之间，我们的共同离去说成是[流亡]，不如将它看成[游牧]。与其说我们在捡拾自己的痛苦碎片，不如看成我们在相互捡拾着彼此——在看似幽闭的，个人化的痛苦中，有没有来自父辈递交过来的密匙？

于是，我开始慢慢体会这种身心的“游牧”状态。游牧与流亡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个“捡拾彼此”的动作：流亡是全部的舍弃，是身心全部在真空之中，将自己“束之高阁”；而游牧则包含了当下的身处之地，也包含了历史。它看似抽离，实则没有完全弃绝掉历史，而是在共同获得解放的道路上形成了历史的闭环。随着生存背景的切换，当下的微弱抗争，在无意间就像牛羊反复咀嚼牧草一样回望了过去。

同时，游牧意味着在广阔土地之上与人的联结。游牧者手中的牛羊，如同奶奶身上背运的粪水和空缺的情感，我们在关照自身的重负之下又走出自己，同那些“更广阔的自我”相互辨认。当在和他人交往感受到刺疼时，我也常常感念奶奶对我逃离故乡的接纳：我的逃离，是因为残留在故乡的自我尚未长大成人，她敏感且带刺，所以要用盾牌遮挡住自己的伤口和致命弱点。而这一切，都被奶奶所接受，她捡拾起残缺的我的同时，也附带了对我的拷问：那些让你敏感，戳中你伤口的个体，你要去容纳还是避开他们？

我理应遵从她游牧的昭示而选择前者。如果我避开，自我的洞穴也会相应地萎缩，这对无论何种形式的抗争来说都是致命的缺陷，也阻碍了我们将自我作为媒介，成为“游牧中的游牧者”：现代意义上游牧民族的引渡人——“萨满”。

如果我们将奶奶，母亲，和我这三代的经验勾连起来，可以看到在不同年代对“劳动”的定义下形塑出的不同生命。奶奶包含了最原始，最广阔含义上的劳动，妈妈则体验了时代浪潮从公共到家庭生活的过渡，而我做的则是相较起她们而言最“精英”也最狭义的劳动——智识劳动。这三者的链条，理应形成一个闭环，形成共同的“离去的社群”。作为最后一环的我，应当用这种看起来“无用之用”的工作用不同的形式，但却是同奶奶在相同意义上嫁接起相异的年代和群体之间的联结。而这一联结的主体也蕴含了原始和现代的

双重特征，它既像是萨满一样，将自我作为救治的工具，身形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来回切换。把贴近地面之物作为药引，让创伤者的灵魂重新回到躯体；而创伤者的疾痛，也不应再是从前身体上的不适，而是比现代医学有更广阔的含意的疾病：因治理术的压迫而受到的创伤。

大学期间跟同学去看《江湖儿女》，电影里女主角出狱过后没有一人来迎接她：父亲病逝，男友也早就南下。面对一种茫然近乎真空的处境，大多数人早已“社会性死亡”，抑或面对新生活感到无从施展，但女主角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关乎生存的最贴地的反抗：用矿泉水瓶勾连起与陌生男子的联结，又在最微妙的时刻恰到好处地隐遁；用捡来的鲜花换取路边婚礼的入场券，也用她自身，亦或是女性的共同遭遇骗取了陌生男子的赔偿。这是只有在边缘，在夹缝中生存的我们才能理解的女性的独有抗争。

我们理应成为这样的抗争者，而成为女性，也意味着将要比这样的抗争走得更远。



阳台上的海，2022，可仔

成为容器：读《受压迫教育学》

小学做一篇阅读题，大概讲有小孩子到一个女孩家里干活，忙完之后女孩和她一块走到门口，给她一块中秋节的月饼。小孩子抬头看着女孩，有点困惑地挪动步子，说了一句“我不值得吃这么美味的食物。”之后就跑开了。

虽然听起来像是作者刻意设计的对话，但我的确把它压在枕头底下反复琢磨了多年。在梦里，我偶尔会成为那个递给别人月饼的女孩，站在奶奶家的楼梯间，外面是砖砌成的花坛和浓密的树林，等待着有人从远处来拜访我，胆怯又热烈地把好宝贝递给她。但那个慢慢抬起头看着我的小孩，那个在交互的边缘徘徊的人的眼神，同样是我的眼神。另一个“我”好像拒绝了我的请求。

在后来不断铺展开的命途中，我又不断觉知到自己处于一个渴望打开，靠近后自我又被回收的怪圈中。而弗雷勒觉得，这种怪圈寄居在世上所有受压迫者的体内：他们的日常生活，既埋下了贴身的抵抗种子，也在不自觉中内化了压迫者的行动逻辑。

这看起来有点沉重，我也无意要让所有人领受这样的箴言，这样的话只能在我和伙伴的共处，交流中才能逐渐尝尽它的意味。我有时候感到，我和伙伴正在被煮成一锅可口但难以搅动的粥，和自己一样，盖在一个专属于“受压迫者”

的锅盖里。可我越认同于粥中的每一颗米粒，越是不甘愿只呆在铁锅中。因为我也相信着，每个人随着外部地理的迁徙，和向内迸发出的、出于一个有尊严的人对生活本能的激情，都构成了这锅粥向外溢出的部分。不过弗雷勒也让我想明白，我仍存有着快乐的可能，幸福的可能，因为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感到快乐的望尘莫及，像是在黑暗中的人突然见到光明一样，知道其终将远逝，故收回了伸向光明的，和伸向那块可口的月饼的触手。我还明白了世上真正的快乐存放在我和所有人的关系之中，好像库拉圈的红色臂镯一样，在我们共有的岛屿中永恒地流淌，这样所有人都是可以感到快乐且不必有所负累。于是我像一个馋嘴的孩子一样，很贪婪地舔着淌在锅边的残羹剩饭，因为我将其视作一种可能，当我们每个人并非全是世界物质的接收者更是改造者的时候。弗雷勒激活了我一部分快乐细胞，我也试着去摸索，这个世界理应是什么样子，即使它暂时只存在在我们的回忆和想象中。

今晚躺下的时候，想起在搬家之前，深夜我偶尔能听到远处火车的笛声的鸣响。在我心里，那不仅是厂工家属区的印记，也是一种辽远的感召。它好像要把时空切割开，即使我搬离了从前的地方，火车站也被取缔了，汽笛声仍然回荡在如今洗碗的间隙，静观的风景和我22岁的脑海中。这时候我会突然想起，原来自己在世界上已经生活了这么久。我

感到世界是一个向巨石深处进发的电钻，螺旋和齿轮时刻在摆动，永不停歇。尽管一生中，我们能观看到的都是几乎静止的图景，但齿轮每一刻度的移动，都是面对所有个体生命的巨大奉献。世界像自然，像我眼前窗台的树木一样，永远在生成、演化，在呼吸和吐纳着，我不期待能够长成和世界同样高远的树木，更想以肥料的形式，静默地参与进这仁慈的循环中。而循环也并不意味着重复。

前段时间去找伙伴玩，和伙伴在夜晚的海边聊天。我们看着白色的浪花在沙滩上翻滚，我突然觉得，每一层向我们涌来的海浪都好像离散在各地的，没有归属也没有语言的人们，我们在夜晚倾听他们的呐喊，听海浪声汹涌，到岸边又细致地包裹我们的脚踝。但没有任何一叠海浪选择回到岸上，它们宁可在来回摆荡的，不安的情境中生存。它们沉默已久，表述的契机也总被岸上看似新鲜的事物所遮蔽，但他们始终，面朝着对岸做着无望的努力。如果这样的生命也有其存在的本质，那必然在于它每次退潮后，决定再次涌上岸边的瞬间。如果我有一双眼睛，那眼睛也应该存在在潮起潮落中贝类动物的壳里：它们沉浮的动作，大于一个观看的眼神。那一瞬间我好像听懂了海的语言，和寄居在黑夜的海水中的所有生物的语言。我想象自己站在悬崖边落下，放心地和海融成一体，海浪可以完全包容我的重力。

在弗雷勒眼中，或许这纵深一跃中不仅包含对自然之力

的信任，更包含了对民众的信任。而谈及信任一词很容易，在具体的行动中却需要一生去完成。有时候，我身上的感受开关会暂时失灵，容易把别人的眼泪融入自己的视角，最后一不小心变成讲述自己的痛苦...这是一次失败经验，但我不以此为羞耻。我明白我需要的可能是不断通过照顾去确定自己，厘清自己的边界，好像随时随地携带着一个柔软的抱枕，在漆黑的森林里也能自我陪伴，能从他人和对自我的祝福中不断体会我们存在的可贵。

更多时候，面对实在的人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美好。每次把文本交给访谈对象看的时候，我都会心惊胆战。甚至有时把文本公开的当天晚上会做噩梦，梦见访谈对象举着巨大的广告牌，上面画着我的头像，在街道上怒斥我把 ta 们的经历写成了文字。

在现实中，类似的情形也发生过，驻地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交谈和热情的伙伴，回归到日常生活后开始彼此疏远，甚至指责为什么要将一切记录下来。除了对自己方法上的反思（在当地没有让对方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工作，文本中是否存在不真实的部分...），每次遭遇这样的时刻，总让我想起以前那个在楼道中，已经看见了月饼，但始终在明亮和黯淡的交界线中游荡的小孩。那曾是我真实的生命，现在过渡到了我的工作对象身上，相似的场景正顺着岁月和我们的身体传递到无穷远处：他们或许在人来人往的交错中曾看到另一种

生活的可能，但暂时仍没有足够的力气为其赋形。

我还是会继续，痛苦的河道很宽阔，我无法单独拯救自己，我们都是在漂流的历史中彼此获得救赎，像是用一根缆绳牵引着的两艘小船。然后，我们的手交叠着，生成万千触手，从光的缺口处取回一粒果实。

有几次，我用“魔法”来引导小孩思考生活中所见之物，类似弗雷勒引用属于当地或特定人群的“符码”使之成为与民众沟通的媒介。在孩子眼中，魔法既是他们动画片常见的元素，它的多义性让我们容易从中生发想象，而现实情境中“魔法”却常被家庭和学校教育贬抑。经由我们彼此对“魔法”的想象，和魔法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讨论，有的小孩子开始觉得，魔法存在于日常中，只要我们脑海中诞生了可描绘的事物，魔法就离所有人的真实更近了一步。期间也有的小朋友说，梦是想象的残影，梦也是魔法的一部分；真正的魔法应当去面对世上的不公正，我们如何使用魔法...最后有个小孩画了一幅画，形容自己从黑洞中醒来，面朝着光走进朦胧的雾中。

有段时间，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奇怪，感觉常年的感官压抑让自己失去对一部分事物的表述能力。后来我发现，这些语言颗粒不是丧失了，只是被暂时掩藏了，像岩石常年的风化和剥蚀，看起来残缺，但依旧保留与地心相连的通道。想起大学地质老师站在山上，手指着远方的湖泊，说曾经山上

的河流不断汇聚到那里，才形成如今错落的地势。我想，也有一片云笼罩在我生命断崖的地方，下面有一条支流，也许不以语言，但以一个手势，或者目光的见证的形式存在。这样，所有的经验就都获得了可被阐释的可能，光是我已历经过的生命就都变成了源源不竭的矿藏。又或者，即使我没有看懂任何风景的寓言，至少我看懂了心，而心也同样意味着无限。

所以我还是想继续犹豫着，保有对自己的批判，在期待之中存有自己的生命。我想尽可能让渡自己评论小花小草的权利，像马雁说的，少下判断，多做决定，去在摸索出事物的轮廓之前先纵身一跃，给予它们足够的信任。世界是临时摆渡靠岸的岛屿，我也随时预备让渡自己，去贴近一盏透明的容器。

（完）

